

石達開全集

太平天國
史料文獻
石達開全集

一 石達開本傳

石達開，廣西桂平人。（一云廣東和平人，寄籍廣西。）幼讀書有大志；嘗應省試舉孝廉。喜言兵，遂於孫吳之學。

道咸間，兩廣羣盜蜂起，洪秀全、楊秀清等，集教民創設保良攻匪會，隱圖革命。達開聞之，投袂而起曰：「此正英雄得志之時也！」遂走謁秀全，悉毀其家以助餉，與秀全等結爲四十兄弟。

清道光三十年，秀全起事於金田，進屯大黃江，趨大黎，達開舉室從之。迨克永安，建國號，敍功臣，天王授達開左軍主將，封翼王。

達開身材長大，面黑高鬚，善戰多奇計。太平軍自永安趨湖南攻長沙，破岳州、漢陽、武昌，經安省而下金陵，與清軍大小數百戰，獨達開所部未嘗挫，清軍稱之曰石敢當，所至爭避之。

太平二年春，天王定都金陵，命改上江考棚爲翼王府，侍從儀制視北王。先是天王破安慶，棄之不守，逕趨金陵。定都後，復命胡以洗攻安慶，四月辛

卯克之。皖省民情頑悍，以太平宗教法制之不相習也，多抗命。八月，天王命達開赴安慶一帶安民。達開既至安慶，以誠意相要結，擇村里之有聲望者爲鄉官，緝盜賊，嚴軍旅，使各安其業。更督民造糧冊，按畝輸錢米。於鄉里之豪暴者抑制之，無告者贈恤之。立樞關於星橋，以鐵鎖巨筏，橫截江面，阻行舟徵其稅。軍用資而百姓安之，頌聲大起，達開亦以之自負，東王楊秀清忌之，十一月，以燕王秦日綱代達開，命遠京襄理朝政。

太平三年八月，清軍水陸自岳州下窺武漢，復命達開督師援之。至蕪湖，聞武漢已陷，達開退守安慶，遣軍分屯孔壩驛小池口，以援九江。

十二月，清會同藩攻九江，命部將羅澤南攻梅花洲。達開自至九江禦之，大破國藩，殺清參將董添雲。甲辰，復大敗羅澤南於梅花洲。國藩命蕭捷三水師起湖口，攻姑塘。達開以小舟燒其坐營，捷三陷於鄱湖不能返。己未，達開復以小艇夜襲營，奪國藩坐船。國藩惶急，自投於水，左右救之，掉小舟遁入澤南營，終身恥之。

太平四年正月，清軍圍潯州，達開擊却之。十月，達開克新昌瑞州臨江安福分宜萬載袁州吉安，進攻南昌。清將周鳳山解九江圍，率勁旅數萬人援之。時達開兵才數千人，餘兵盡分赴旁邑，諸將皆言當棄南昌避之，達開曰：「彼知我虛而迫

我，我正可以疑兵擊而走之，何患也？」乃張燈火於山谷間爲疑兵，率敢死士乘夜襲之於樟樹。清軍素憚達開名，又不宜其衆也，不戰而潰。達開以數十騎逐之，全軍大奔不能止，鳳山走南昌，國藩亦遁歸省城。於是江西八府五十餘縣皆下，百姓皆獻糧冊輸錢米，納款於軍前。不律者，惟南昌廣信饒州贛州南安五郡。天王嘉之，益以皖贛諸軍付達開。金陵上游，遂恃之爲長城矣。

太平五年五月，清向榮軍潰於金陵，天京無圍師，東王楊秀清陰有自立意，北王韋昌輝以計殺秀清，醢而烹之，夷其族。達開自洪江聞變，趨歸，責昌輝曰：「吾儕以救世起義，八載於茲。方期兄弟同心，討滅妖逆，底定天下。不幸楊氏騷悍，中道毀盟，不得已而除之；方宜哀矜勿喜，奈何多殺以逞，食肉爲快乎？」昌輝不悅，斥之曰：「子亦黨於楊逆乎？」陰召其黨，欲併圖達開。達開馳歸，告其親屬曰：「吾不可留矣。」星夜絕城奔寧國。昌輝聞達開遁，頓足曰：「我雖不欲仇石氏，石氏亦必仇我，怨不可解矣。」遂圍翼王府，殺達開母妻子女，并其黨數十人。達開憤怒，欲悉收皖贛之兵圍天京。天王懼，復與東翼二府之餘黨謀殺昌輝，夷其族，傳首寧國，以謝達開，甘言召達開回。

達開既至，羣議如秀清，輔朝政。而天王以楊韋跋扈故，終疏遠達開。達開危懼不自安，遂還安徽，思自皖而鄂以入川，爲自全計。

太平六年十一月。達開由撫饒趨吉安，衆號十萬。清會國荃拒之於吉水。七年正月，達開軍於河口鎮，命部將率兵二萬窺浙江，清將福興遁守廣豐。二月，達開破廣豐以入浙，掠江山，圍衢州，西充常山開化，南克遂昌松陽。三月，克處州，與温州一江隔，烽火相望，民割復處處助之，全浙大震。清廷命李績攻九江，會國藩李元度援浙。達開圍衢州三閱月，掘地道五，不克；會糧盡，解圍入福建。清將周天受晏瑞書等驅之，浙江郡縣復陷於前。

十月，達開聞九江撫州吉安相繼失陷，復還師入江西，南破信豐，北掠景德，遂自信豐攻南安，窺贛州，會國藩遣蕭啓江張運蘭等分兵援之。

太平八年正月，達開自江西入湖南，清總兵劉培元彭定泰拒之，敗績。二月，達開克宜章興寧郴州桂陽，人馬行六晝夜不絕。時湖南兵餉皆竭於遠征，腹地空虛，省城大震。清撫駱秉章听夕草檄告州郡，一月內援師集者四萬人。三月，達開趨新田郴遠，圍永州，不克。

六月，圍寶慶，連營百餘里，清援軍沃達，達開不敵，謀架圍入黔蜀；會其軍多廣西人，思歸鄉里，遂由新寧城縣山徑間闖趨廣西，侗桂林。請將劉長佑蕭啓江圍之，至興安，達開已西過義寧，侵黔邊，聞追軍至，列陣大榕江邊之。達開連戰皆敗，乃破慶遠，走湖南。

九年正月，達開自湖南藍山桂陽入廣東，掠樂昌仁化南雄，克清遠，入英繯陽山。

四月，達開軍慶遠，命部將朱洪新余忠扶分率後旗，自廣西西隆渡紅江入黔，掠興義貞豐歸化。破廣順永寧修文，復掠安順安平；所至苗人蜂起應之。黔省殘破殆半，清廷命田興恕援之。會忠扶專橫，爲其部下所殺，其軍遂破獨山，掠平浪，走廣西融縣入湖南，已潰散不復成軍矣。

先是達開兵分前後左右中五旗，左後兩旗，衆各四五萬，尤稱勁旅。至是後旗遽敗，達開復命張志功率左旗出靈川，攻桂林。清廷以巨金誘志功，志功遽投清，全旗復噪潰。達開憤甚，自率數萬人破武緣，轉遷江南寧，走忻城，掠興業，破北流太平，清將劉一率楚軍追之。

九月，達開掠賓州上林宣化，綏寧城縣，復入湖南。清將劉長佑督全州軍數萬，扼之於武岡新寧間，達開走東安道州零陵，入廣西潯州。

十年，蔣益澧攻潯州，達開部將余明善率萬人投清軍；而朱洪新復戰於桐梓，全軍覆焉，於是達開軍不復振矣。

達開自憤蕭出京，率其部衆，馳驅湖廣閩浙，行蹤飄忽，聲勢震盪，清援軍之追之者，常數十萬人。迨左後二旗敗，所得郡縣，相繼復失，達開反踉蹌崎嶇險

困，疲於奔命，因之益銳意入黔蜀。

時清曾國荃圍安慶，太平軍戰不利，天王以達開深得皖民心，召之還京。達開報以書，略謂：

臣本淡泊，無志功名；徒以受陛下之知，不敢不效駑駘，溯舉義旗之初，我儕兄弟同胞，敵愾激昂奚如！叨天之福，攻取金陵，根據粗具。方期枕戈待旦，聞鷄起雞，掃待盡之孽，奏統一之功；何意外侮未平，蕭牆禍起，操戈執矛，自攻自殺，日尋不已，喋血一家。臣實泣血椎心，不忍再見。雖蒙天王聖明，昭雪冤抑；然從此元氣大傷，十年未可即復。且此黨彼羣，勢仇未已，門戶水火，意見益深。臣若再入是非之門，雞肋不足供人之刀俎也。嗟乎！臣老母年已古稀，慘被菹戮；妻子無辜，並爲隳齷。東望國門，心碎已久，尙復何顏生入哉！要之，臣雖西奔，仍爲天朝戮力；苟得於川滇黔湘之間，揚天朝之旗幟，而宣太平之威德，則身雖萬里，心猶咫尺。凡此區區，卽以報不王之德於無窮也。西陲待罪，無任主臣。

卒不起。

十一年閏八月，達開自蘇江大舉入黔，分三旗，旗各四萬人。達開與部將賴裕新李復猷分率之，出桐梓遵義。清兵追之，達開由普安入滇中。

十月，復道鎮胡入四川，破爲連宜賓高縣。清駱秉章屯兵於敘州之橫江邊之。達開與之戰，敗績，復還入滇。

十二年二月，達開命部將率輕騎入滇中，破興安，秉章分兵援之。達開復自滇入川，先命賴裕新率中旗出寧遠，李復猷率右旗趨黔境，自率前旗四五萬衆，由米糧壩渡金沙江。

會裕新戰歿於寧遠，中旗被圍，三月，達開自出寧遠援之。自特生長嶺嶠，善陟奇險，躡幽徑：聞寧遠亂山中，有間道，久塞榛蕪，由之北行，出山，卽成都南門外，可襲而取也。乃率其衆趨之，誤入邛都土司，與在後之輜重相失。復偵得越雋大路，有漢夷兵，仍由小道至繁打地。將過大渡河，前隊結筏已濟矣，日垂暮，達開懼清軍來襲，復令濟者返西岸，期明日畢渡。是夜暴雨，大渡水溢數丈，而東岸清軍忽忽至，列成河岸。達開糧露路窮，乃射書於對岸清軍，約讓路，願以重利；復使使說土司嶺承恩，乞緩兵，皆不得。乃殺嚮導二百人，憤怒出營，命亂流而渡；木濡急，登筏者顛溺，乃止。達開久處絕地，益困憊，無所得食，日殺馬煮桑葉爲糧。

四月，嶺承恩偵太平軍已氣衰，無復有關志，率漢夷兵襲之。達開部潰散，乃奔老弱於，乘猶七八千。夷兵前阻，軍械多失。老妻五人，抱幼子環達開而泣。

遠開曰：「散取！我家已破於天京，諸子年長者皆駢首就戮，此呱呱者更何所歸哉？」揮之使各散。五人者，皆相率抱幼子自沈於河。裨將之從溺者百餘人。遠開飲泣不能仰，慨然謂部衆曰：「戰亦死，降亦死。均一死也，不如其戰矣！」遂率死士數十人，突土司營，殺夷兵千餘人，力屈被縛。

嶺承恩檻送於成都，賂秉章劉蓉訊之。遠開箕坐，侃侃而談，自稱年四十三，於當時清將之負名者，皆加貶辭；惟謂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，而能謀拔置將，規畫精嚴，自是健者。又於獄中述其生平事跡，及天王起事以來，與清軍相持始終勝敗得失之由，爲日記四冊，語頗概要。秉章乃上其事於清廷，得旨命戮遠開於成都市。

遠開於太平朝初起諸王中，號爲愛人；所至有仁義名，附者頗衆。有熊備者，嘗挾策至金陵于天王，不能用。遠開語之語，奇之，告天王曰：「熊備，奇才也，若用之，天下不足平矣。」天王終猶豫不能決，遠開太息，贈以巨金遣之。備感知遇，遂終身不仕清廷。

遠開工文辭，喜吟詠。在江西曾國藩相持連年，每窘國藩，國藩雅重之。嘗于甯紹遠開降，遠開報之以詩云：

會摘岸香入泮宮，更深桂蕊趁西風。少年落拓落雲中鶴，陳迹飄零雪裏

鴻。聲價敢云空冀北，文立今已遍江東。儒林異代應知我，祇合名山一卷終。
不策天人在廟堂，生慚名位掩文章。清時將相無專例，未造乾坤有主張。
況復仕途多幻境，幾何苦海少權場。那如著作千秋業，宇宙長流一瓣香。
揚鞭慷慨溢中原，不爲仇讎不爲恩。祇覺蒼天方憤憤，莫憑赤手拯元元。
三年攬轡悲羸馬，萬衆梯山似病猿。吾志未酬人已苦，東南到處有啼痕。
若個將材同衛霍，幾人佐命等蕭曹。男兒欲畫麒麟閣，晝夜當嫺虎豹韜。
滿眼山河增歷數，到頭功業屬英豪。每看一代風雲會，濟濟從龍畢竟高。
大帝勳華多願美，皇王家世盡洪濛。賈人居貨移神鼎，亭長還鄉唱大風。
起自匹夫方見異，遇非天子不爲隆。醴泉芝草無根脈，劉裕當年田舍翁。
國藩覽之，爲之贊嘆不置。

在天京時，又嘗於翼王府前，立大匾，自題六字其上曰「了不得，不得了。」
過者莫解。秀清問之，達開笑曰：「此意甚明，成則了不得，不成則不得了耳。」
秀清默然。其曠達玩世如此。（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）

一一 石達開逸事

(一)

言石先生重義輕財，豈不信哉！吾評所爲若非人。命重違及命，客第欲道無他慮。然所惠實不敢受，請辭。一遠開大悅，清酒爲闔家祖饌，衆觴諸盜。酒酣耳熱，各吐胸臆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概。（同上）

(三)

諸野史記翼王狀貌狻猊，在軍中常穿草鞋。吾聞寧國周翁，則謂王破寧國，乘輿入城，府民設香案，跪道旁恭迎。王先傳諭士卒，毋許擾害人民，繼諭慨然跪迎，撤去香案。入行館，傳見地方父老，問所疾苦，溫霽可親。其狀長而蒼，額高而有光，眉深黑，齒潔白，有多髭，首裹黃綳，另加岸帽如書生，荷曷平裝，終不能測爲百戰健夫也。

城中一紳士，有子僅八歲，而穉史已熟誦，善作學窠書，有神童之號。王聞之，令人召之至，置之膝上，問以書義，童子所對皆合。王大喜，留之與同食臥，賜物甚多。未幾，王離城，又厚贈之，且諭：「勿恃聰明而自懈！」童諾之。今其人猶在，然實未據之岸也。（柴萼梵天廬叢錄）

(四)

達開，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梭村人。年約三十餘，身材長大，黑面高額，微髭多鬚，目有凶光，人甚鄙陋凶悍。家本富饒，獻賊十數萬金，入夥封爲翼王。自粵

西至江寧，皆與其軍事。

壬子十二月，踞武昌，率羣醜出大東門，與我兵苦戰。陷江寧，先住故明張偉第，嗣住上江考棚。癸丑八月，奉僞旨赴安慶一帶安民。十一月回江寧，以僞燕王寨白綱代之。八月，官軍自岳州水陸下剿，楊賊遣達開援湖北；行至蕪湖，官軍已克復武漢，達開又奉僞旨踞守安慶，旋至湖口。

達開銅臭小兒，毫無知識。每見楊賊，詭稱天父附體，造言時深信不疑，惶悚流汗。尊奉洪楊韋三賊爲神明。楊賊喜其誠，故屢委以軍事。（張梅堅賊情彙纂）

（五）

北王與翼王二人密議，獨殺東王一人；因東王天王實信，權太重，要逼天王封其萬歲。那時權柄皆在東王一人手上，不得不封，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。北翼王不服，密議殺東王一人，殺其兄弟三人，除此以外，俱不得多殺。後北王殺東王之後，盡將東統下親戚屬員文武大小男婦盡行殺淨，是以翼王怒之。

後翼王在湖北洪山，知到京城殺害許多之人，在湖北洪山營中，同會錦象張瑞謀，狼狽趕回京都，計及免殺之事。不意北王頓起他心，又要將翼王殺害。後翼王得悉此事，弔城由小南門而出，走上安省，計議報仇。

此時北王將翼王全家殺了。後移洪山之軍救寧國。北王在朝，不分清白，亂殺

文武大小男女，勞逼太重。各舉內外，並各勸同心，將北王殺之，人心乃定。後將北王首級，解至寧國。翼王親看，果是不差。

後翼王回京，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，百萬人歡悅。主有不樂之心，專用安福兩王。安王即王長兄洪仁發，福王即王次兄洪仁達。主用二人，朝中之人甚不歡悅。此人又無才情，又無算計，一味古執，認真天情，與我天王一般之意見不差，抑制翼王。是以翼王與安福三人結怨被忌，押制出京。（李秀成親供）

(六)

達開既開居金陵，志不得申，其黨張遂謀諷之曰：「王得軍心，何鬱鬱受人制。中原不易圖，曷入川作劉玄德，成鼎足之業？」達開從之，疏求去，又榜城市，告衆行，以煽衆心，從之者十餘萬人。

至安慶，得陳玉成李秀成以所部偕行。玉成軍已發，往告秀成，秀成曰：「吾儕棄鄉井，捐生命，以圖功業，中道易心，後世其謂我何？吾決不行，君自裁之可也。」玉成曰：「非君言，吾幾爲所誤。」兵止不行。達開初謂二人必樂從，及贊謝絕，益失意。不能復還金陵，乃去皖，隨行兵數十萬，秀全聞而悔之。

達開既於咸豐七年背秀全而行，衆百萬；比至川界，散殆盡，僅二三萬。至苗境隘口，苗人索萬金，始放行，達開以路險不戰，卒與之。既度關，苗人伐木，

寨其歸路，大山壁立，崎嶇修阻。苗人間道告川督駱秉章，截擊之，敗退無路，復

擊，兵已餓二日不任戰，達開曰：「吾一人自赴敵軍，爾等可免死。」

仍張黃蓋，服黃袍，從數人，乘百馬而出。清軍將擊之，達開曰：「吾求見爾

制軍，速為我報。」乘黃船之。達開入，長揖不拜。秉章曰：「爾欲降乎？」達開

曰：「吾來乞死，爾為士奪爾命，九原當拜公賜。」秉章曰：「吾感汝志。」乃殺

達開，而竄遣其壯卒，不戮一人。（羅惇愚太平天國紀）

（七）

粵賊石達開，洪秀全推為湖廣之金山。偽稱羅王，竄嶺涉湖，乘勝循江

而下，敗瑤匪。遊叛秀全不與通，刺黨歸江西吳省，與曾文正公相持連年。既及

突入浙江，由福建江西以接湖南，聲勢震盪，巡撫花縣駱文忠公多調宿將，與力角

我洞庭湖山以首，魚驅出境。達開仍竄臨廣西諸郡，仍繞湖南北，徑窺四川邊境，

潛入滇黔之界，奔突萬餘里，蹂躪數百城。厥性憤走邊地，主蹙蹙蹈瑕，比為官軍所

擊，則踰林山中，修洞形便，飄然遠颺。自謂生長嶺嶺，善涉奇險，蹶幽僻，窺其

出沒，使官軍震眩失措，莫之能防，然亦卒以此禽滅。

同治二年三月，由雲南犯四川，使其先鋒賴裕新率賊萬餘，由寧遠冒險深入。

裕新敗死，餘衆窮日夜力兼行，飄忽如風雨，闖入陝西，欲引官軍追之北上，俾南

跡空虛，遂至遂自率大隊渡金沙江，將北窺大渡河。大渡河爲西南巨險，賊由越雋冕寧大小兩路而來，必走安慶壩及萬工汛。緣河二百餘里，有渡口十三處。若西繞土司轄境，營仄復，可北越松林小河，由上游過定橋及化坪林徑渡，入薄天全羅州。

是時略文忠公總督四川，長沙劉蓉爲布政使，綜理營務，贊調軍謀。偵知松林地讚土司受賊賂，將讓路，略公及調總兵唐友耕一軍，專防安慶壩至萬工汛；檄知府蔡步蟾率雅州勁勇馳往助之；檄諸軍陸續馳扼雅州榮經及化坪林以張聲援；檄法林地土千戶王應元率所部士兵，駐守松林小河；檄邛部土司領承恩統夷兵截斷越雋大路，逼賊使入土司境，伺賊入險，卽鈔其後路，使不得退。先重費嶺承恩王應元勇兵出兵，並許發賊財物悉賞之。

布置既定，遂開率衆可四萬，繞越雋冕寧前進；知趙嵩諸嬰隘嚴兵以待。果由亦徑趨王應元所轄之紫打地。其旁兩山壁立，隘曰險仄，易進難退，前阻大渡河，左阻松林河，右阻老鴉漩河。遂開以土司之納其賄也，夷然信之，長驅入檢。是時大渡河北岸尙無官兵，遂開使其下造船筏速渡。渡者已萬餘人矣。會日暮，忽傳令截退南岸，謂其下曰：「我生平行軍謹慎，今師渡未及半，檄官軍卒至，此危道也，不如持明日畢渡。」

達開，遣曉探視，忽見大渡河及松材河水陡高數丈。達開謂山水暴發，一二日可平也，當少待之。越二日，水勢稍平，忽見官軍已到北岸，用槍礮隔水擊賊，有死者。達開欲退出險，遣其黨回視隘口，則土司已斷千年古木六大幹，偃於地以塞路。且有夷兵把守。欲索兩旁小徑，則皆千仞絕壁，無可擾躋。賊衆遊式大渡河松林河南岸，晝夜伺間衝突，皆被官土兵擊退，死亡者萬餘人。嶺承恩復由後路鈔入，攻擊馬鞍山賊營，絕其糧道。夷兵或三五爲輩，伏險狙擊，或自山巔墮木石死賊，官兵亦不時渡河雕勦。

達開進退無路，無書於矢，隔河射入王應元營，詐以重利，求讓路，應元不應。復以利誘嶺承恩，承恩攻之益急。達開徇於衆曰：「吾兵以來十四年矣，跋險阻，濟江湖，如履平地；雖時遭艱難，亦常疲而後奮，轉敗爲功，若有天佑。今不幸受土司廷，陷入絕地，重煩諸君乘戰出險，毋徒束手受縛，爲天下笑，則諸君之賜厚矣。」因泣稽顙，衆皆泣稽顙。剋日加造竹筏，誓於死中求生。

夏四月，癸巳夜，達開盡斬響導二百餘人祭旂，悉衆分撲大渡河松林河，每數十人乘一筏，人以擋牌蔽身，皆披髮銜刃，挺植立。衆筏同隊，匪齊奮，爲官兵土兵槍礮所擊，悉隨驚濤飄沒，浮尸如羣鶩蔽流而下。達開在圍中，食糧既罄，殺矛爲而食，繼則食葉草根皆盡。官軍與承恩應元四面圍擊，直入紫打地盡燬其巢。

達開喪其輜重，率餘黨七八千人，奔至老鴉灘，復為夷兵所阻。妻妾五人攜其二子，自沈於河。達開望見官軍，暨投誠免死大游，乃攜一子及偽宰輔等三人，與其餘黨呼曰：「石達開降！」嶺承恩等縛之營中，訊其餘黨之施倪及脅從者逾四千人，分途遣散。其積年老賊二千餘人，唐友耕派營分駐彈壓。

五月丙午朔，達開等五人過河，至唐友耕營中。越二日，解送成都。明日，官軍夜以火箭為號，會合夷兵，圍擊偽官二百餘人，悍賊二千餘人殲焉。達開到成都對簿，有司訊其前後抗官軍事甚悉，口如懸河，應答不窮。自稱年三十三，於當世諸將負盛名者，皆加貶辭。惟謂曾文正公雖不以善戰名，而能識拔賢將，規畫精嚴，無庸可尋；大帥如此，實起事以來所未親也。乙卯，達開於市。

是役也，達開不自入絕地，則不能滅；即入絕地，而無夷兵四面扼剿，亦不得滅；然使羅士司中始無得隨縱賊之人，以達開之審於行軍，亦決不肯遽入絕地也。知土苟之驕情而善用之，則視乎當事者之籌略矣。至賊衆臨渡而山水忽發，又似天意滅賊云。

按達開初到大渡河邊，北岸實尚無官兵，而賂文忠公奏疏謂唐友耕一軍已駐北岸，似為將士請獎張本，不得不聲明其防河得力，因稍移數日以遷就之。當時外省軍報，大都如此，亦疆吏與將帥不得已之辦法也。達開之衆，半渡撤

右達開有女名綺湘，年十九，聰慧工文學，姿態軼塵俗。嘗至綺紅院觀樂，諸公皆首笑色。其為楊秀清輩蓄殺之所也。天王嘗徵為太子妃，達開不允。或曰：達開初有子，不幸夭，天死，存者祇次女筠照耳。天京陷，年才十七，飄然若仙。初，達開樹松獨出，筠照泊侍法注，甚愛憐之。及清兵壓城，筠照變服逃走，毀顏為丐，達開未幾，傳以寒餓死，不識之者葬之於門。筠照殆，即綺湘也。（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）

三 石達開異聞

一、四姑娘者，桂陽韓氏女也，名寶英，父一老養生。寶英生而聰慧，三歲，父授以唐人詩，琅琅大日。七歲，解哈詠，鄉里稱女神童。十四歲，而洪楊之軍起，湘桂之間，遂為戰場，兩軍而外，復有無數土寇，竊發其間，當時流離荼毒之苦，有不可殫述者。

韓氏家，倉皇出走，不幸與土寇遇，盡殞於兵。寶英匿草間，亦被執，將姐以行，而黨王師至，遣捨之去。寶英稽首王馬前，慷慨陳家難，聲淚俱下；并詳陳土寇根株，可剷為除，以安鄉里。王大喜，使偏將以千人掩土寇山中，悉俘

之。使寶英自辨其仇，而後屠之以祭。更令其棺木殮殮其父母兄嫂，使三百人任土，工，半日而厥成。

寶英感恩，願委身事王。王不可白。曰：吾戎馬中人，兵以義動，若君親之，所部必有因緣為口實者，非所以兩全也。無已，其以父女稱而留軍中，俟他日擇婿可也。寶英感泣，於寔為王翼安，於因得稱四姑娘云。

四姑娘為聖堂文書，敏捷無匹。每軍事變，等四姑娘中，聖堂家，選守守不律如風，左右凡三。各書聖倚焉。四姑娘年食而口差，授三額並成，頃刻千言，文不加點。翼王平時頗以文事自詡，至是亦深歎不及也。

翼王自金陵不得於當權者而出走，獨四姑娘以治軍書，故從之，故翼王家人皆及於章氏之難，獨四姑娘免焉。

王饒馬監生，貧極無聊，入翼王軍中，人極樸誠；然小楷以外。無他他；惟貌似翼王，非觀其氣宇，不能辨也。四姑娘一日告翼王，願嫁馬生。…王笑曰：「此腐儒何所為，而賞識之耶？吾軍中不之文武材士。獨以軍中倉猝，不暇議婚嫁。若何不早言，欲選婿奚難者，而必此人耶？」四姑娘曰：「父言如是，然兒意有在，父他日或知之耳。」翼王亦不更語，即下嫁焉。馬生始願不及此，斯時驚喜外，別無他言。夫婦二人，仍為翼王治軍書如故。年餘，四姑娘生一女。

翼王將入蜀，賂士司爲聲援。四姑娘聞之，諫曰：「夷性反覆，恐不足恃。且蜀道巖險，進退不易，鎮鄖之功，不可待也。」翼王曰：「是言吾亦知之，特以窮年用兵，勝敗得失，從無定局。近來朝廷於我，猜忌既深，而君臣亦自相疑阻，恐非佳事。吾與爲從彼借口，不如別樹一幟，冀獲一逞。吾聞蜀西藏衛，外險而內腴，地廣而民懦，吾倘得據之，亦一扶餘也。今併力疾走，過城不攻，不過一月，灑雅之隘，皆爲我有，敵兵雖至，庸有及哉？」同時諸將，亦多諫阻者，翼王皆不聽，遂入蜀。

初戰頗利，已而入險，土司果背約，相持於紫打地。翼王所謂，不悉途徑，首尾被勦。翼王猶力戰，潰圍走老鴉嶺，從者才三千人。清軍令土司軍三萬餘，急圍之。翼王度不支，詔四姑娘曰：「不從汝言，今果困矣。」將自刎，左右急持之。四姑娘謂馬生曰：「王平日厚晉儕，將何所爲。寧至今日，自惜身命耶？」馬生方躊躇，四姑娘曰：「咄，庸奴！尙戀戀妻孥耶？」時手中抱兒，立投階下，呱呱一聲，兒碎其首。馬大錯愕，顧四姑娘刃自陷其喉，猶咽其將斷之聲曰：「速與王易！」馬始悟，從王入嶺後。少頃，軍中傳呼王以衆降清矣。其實王已借心腹數人，變服遁去。

王既脫，走入邛雅山中，欲收集所部，圖再舉。聞馬及軍中健將數人，皆爲清

殞，餘乘潰散，不可復合。王歎曰：「事敗矣，奈何！」青神山有老衲，年九十餘，王之來，迎門而候。王訝其前知，與語大契合。同時從王披剃者五人。衲云：「翼王是維摩後身，而四姑娘散花天女也。」（同上）

(二)

清稗史云：遼開寶未嘗死。光緒間，浙人李某，遊幕獨中。一日，雇舟往他處，將解纜矣，突有一老者，童顏鶴髮，鬚眉甚偉，請與附載，許之。既下舟，老者謂舟子曰：「頃刻嘗有大風起，勿解維也。」舟子亦老於事者，仰視天空，知所言不謬。談次，狂瀾陡作，走石飛沙，歷一時許始息。

少焉，雲散月朗，命酒共酌。老者飲甚豪，酒半辭。推篷眺望，喟然歎息曰：「風月依然，而江山安在！」李心疑之，叩姓氏。老者慨然曰：「世外人何必以真姓名告人。必欲實告，恐致駭怪耳。」李遂不敢窮詰。而老者已翩然伏几，鼻息雷鳴矣。

破曉，欠伸而起，謂李曰：「老夫將告別，同舟之誼，極荷高情。後如有緣，尙當再會。」遂舉足登岸，其行如風，瞬焉已遠。李既送客，比返舟，則一傘遺焉。意其來取，為之移置，則重不可舉。異之，視傘柄，係以鐵製，上鐫「羽襄王府曹國等」始恍然知為翼王石叢開也。其洞止。

四 石達開供狀

據石達開供，係廣西貴縣人；祖輩由廣東和平縣移來貴縣居住。現年三十三歲。父石昌奎，與母親均已早故；并無兄弟。娶妻王氏，生有子女，均在南京被害。後來妻妾五人，幼孩二人，昨在河邊均投水身死，只存這親生一子石定忠，年五歲。

達開自幼讀書未成，耕種為業。道光二十九年，因本縣土人趕逐客入，無家可歸，同洪秀全、楊秀清、韋昌輝、蕭朝貴、馮雲山共六人，聚眾起事，共推洪秀全為首。洪秀全係廣東省人，現年五十餘歲，初時不過萬人，後來人多。

三十年，先踞永安州城，後由永安竄出，圍攻桂林省城。解圍後，二年三月，走全州出省。四月至湖南道州，七月圍攻長沙省城，蕭朝貴被官兵用砲轟死。十月解圍，竄岳州，被湖北省城，達開住學院衙署。不幾日，即由武昌下江西九江府。有會發春領前隊破安慶省城，會發春已死。三年，直抵金陵，從北門挖地道，用地雷轟陷城垣進城。時亂軍戕害文武官員，辦不清楚。

達開起事即稱王，與洪秀全等同住江南省城。楊秀清平日性情高傲，韋昌輝屢受其辱。七年，達開領衆在湖北，聞有內亂之信，韋昌輝請洪秀全誅楊秀清，洪秀

全不許，轉加楊秀清僞號。韋昌輝不服，便將楊秀清殺死。達開返回金陵，要與他們排解。洪秀全心疑，要殺韋昌輝。達開見事機不好，走到安徽，妻室兒女，留在金陵，均被韋昌輝所殺。達開復由安徽回金陵，洪秀全即將韋昌輝殺了；有謀害達開之意，旋即逃出金陵。

七年，從安徽至江西浙江福建。八年，復回南安避年。九年，到湖南桂陽郴陽等縣，圍攻寶慶府城兩月有餘，賴剃皮失營盤三座，不能得手。是年回廣西，走桂林慶遠至賓州，因夥衆三江兩湖人多，各有思歸之念，不能督束，將大隊散回。達開在南寧府沒有多人，想要隱居山林，因到藍巖賞嚴拿，無地藏身。十一年，復聚數萬人出廣西，由湖南會同瀘溪龍山至湖北來鳳。

達開久想占踞四川省，同治元年，由利川入川，到石碛涪州有二十多萬人。後來沿途襲脅，人數更多。頭隊唐姓楊姓攻破長寧，不能深入，繞道貴州遵義，雲南昭通，想從橫江過河，令頭隊由屏山縣入，令李復猷黎雲南副官村，又令賴剃皮分隊入寧遠府，使官兵不能擊斷，約在米糧壩交界地方，與中旗會齊先進。

達開因橫江敗後，率衆繞至米糧壩，知前隊與賴剃皮已由會同大路前進。李復猷自副官村敗退後，欲由貴州邊界繞入川境。達開即率衆渡金江，經寧遠，恐大路有官兵攔阻，改走西邊小路，只要搶過大渡河，即可安心前進。不料走至紫打地土

司地方特探看。上下河岸心皆存。官兵河水怒長，那些夷人，三顧時來，搶渡幾次，均被擄備官兵擊沉，傷了一萬多人。後來食盡，死亡無數。

達開前從投河自盡，因想真心投誠，或可僥倖免死。達開想求衆人，俱令棄械投誠。奉陳學領黃順忠等三人，並兒子石達忠、石達勇、石達河到唐總兵營內。其翰謀渡河藥人，不知如何下落。張慶原自出來多年，不知現是何人。陝西漢中頭目，並不通問。拳復猶深知調度，曾交三萬人給他管帶，現在是否尚在雲南或貴州，未得確信。所供是實。（駱秉章駱文忠公奏稿）

一 詩歌

(一) 別南王馮雲山

相處日既久，分離別緒長。心龜橫地起，鸞鶴刺天翔。瘴氣凌南里，威聲撼八方。口口口口口，含笑口口口。（盧前石達開詩鈔）

(二) 題壁

大盜亦有道，詩書所不屑。黃金若糞土，肝胆硬如鐵。策馬渡懸崖，彎弓射胡月。人頭作酒杯，飲盡仇讎血。（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）

(三) 致曾國藩五首

會摘芹香入沖宮，更擲梅蕊趁秋風。少年落拓雲中鶴，陳迹飄零雪裏鴻。聲價
收云空，譽北，文章今已逼江東。儒林異代應知我，大抵各名山一卷終。

不策天人在廟堂，生漸名位掩文章。清時賡和無得例，未造乾坤有主張。况復
仕途多幻境，幾多苦澁少秋場。何如著作千秋業，宇宙還留一瓣香。

揚鞭慷慨葢中原，不為仇讎不為恩。祇駕蒼天方贈贈，莫憑赤手拯元元。三年
攪轡悲羸馬，萬乘橫山似病猿。我志未酬人已苦，東南到處有童痕。

河山增歷數，到頭功業屬英豪。每看一代風雲會，濟濟從龍畢竟高。

大帝助華多美頌，皇王家世盡鴻濛。賈人居貨移神鼎，亭長還鄉唱大風。起自
四方方見異，遇非天子不為隆。醜泉芝草無根脈，劉裕當年田舍翁。（梁啓超飲冰
室詩話）

（四）再答曾國藩

支撐天柱費辛艱，拔下雄雄決一韓。試看搗槍天上掃，夜深慘澹斗牛寒。（盧

前石達開詩鈔）

（五）我朝傷內禍

我朝傷內禍，嗟哉心中悲。憶昔諸豪流，并逐秦鹿馳。三戶必亡秦，秦運朝靈

家山望不見，茅草能離憂。風雨連朝夕，楊花撲酒樓。關山憎客夢，驛路暗離愁。悵悵安所逝，暮雲西北浮。（同上）

（九） 灤路

朝影意悽悽，塵埃眼欲迷。荒江鷗鷺啼，古木杜鵑啼。口口山無語，孤行日漸西。飛鴻無伴侶，著路自栖栖。（同上）

（十） 途中感懷

道隘自橫橫，塵埃障眼迷。飄零鴻雁侶，廟影有餘棲。（同上）

（十一） 懷盛子廉

羨子山居好，秋生桂樹幽。終年事戎馬，吾瘁幾時休？（同上）

（十二） 離詩

並起逐秦鹿，捷足先得之。口口口口口，望斷漢旌旗。（同上）

（十三） 馬上口占

蒼天意浩浩，羣生何太苦！大江橫我前，臨流曷能渡？惜哉無舟楫，浮雲西北顧。到耳多哭聲，中原向日暮。（說元室逆聞）

（十四） 極目

極目勢氛惡，狂風著意吹。荒涼唐日月，踴澹漢旌旗。北地春花笑，南朝秋葉

書啟

復管國藩書

僕與閣下，各從事於疆場，已成敵國，忽於戎馬倉皇之際，得大君子賜以微言，得加點筆結之歡，不以僕爲涓涓，故以翰札相轉，取命謹以展厥私意，用陳左右。

夫僕一腐材，高漢漢英雄，雲龍風虎，如僕者烏足以當大君子之過頌。然足下以一時之勝負，卽爲天意，則謬矣。漢高履險被危，方成大業；劉備艱難奔走，始定偏安。勝其初亦謬以爲天意，當誰與誰後來之事業？又讖爾兩軍之相，天王既視天下之半，揮軍北上，淮揚底定，此則天意又何在乎哉。

歷來開國元勳，皆捨命效力，而商賈主之，死亦常矣。自是軍之意，有爲僕所不解者，豈草茅之，遂不足以圖大事哉。秦趙雖雄，而天命所歸，乃在泗上，虜狗之輩，蒙古之類，而大業所就，卽在烏魯，此是衆所共知也。

足下固曾讀聖賢書者，春秋夷夏之辨，當亦熟聞之矣。自昔王猛輔秦，猶未至彭川寇晉，詐衝滿宋，死後猶不欲請謚立碑，蓋凶狡神明，均無所懼。而足下豈勸

名，樂戰事，猶或可爲；若以廢廷七葉相傳，頌爲正統，此則僕所深爲詫異者，誠以下料足下竟有此言也。

辱承錦注，欲以名器相假，然則足下固愛我而猶未知我也。癸者兵抵三湘，真越鄂岳，足下高樹，巍然無恙。凡鳥過門，未敢留軀。今幸賜教言，且慚且感。僕不知，如反其道以施之，設僕等所事不成，他日足下辱過敝廬，曾能再動今日之愛情否耶？既蒙錯愛，謹以函謝。今當西征，席不暇暖，無從把晤。謹附俚詞五首，以座清聽。足下觀之，當笑曰：孺子其自負哉！（虞前石邊閣詩鈔）

（附）曾國藩原書

大清禮部侍郎節制湖廣江西軍務曾國藩，書候天國翼王麾下：

某聞識時務者呼爲俊傑。今將軍以蓋世之雄，舉兵湘桂，爲天下倡。奇略雄才，縱橫萬里，甯不偉歎？然時勢不可不審也。當洪秀全奮袂之初，廣西一舉，湖南震動。連距武昌，下臨吳會，聲勢之雄，亙古未嘗有也。然以區區長沙，且不能下，使南北隔截，聲氣難通，故薦途塌分據全州，蕭王亡身於湘郡，曾天養失事於漢口，楊秀清受困於武昌。以至盛之時，而不免於險難，則天意亦可知矣。

歷朝開創，背君臣一德，以圖大事。乃事功未竟，殺戮相仍，君王以苟安延旦

夕，貴胄以私情忌功臣。以建大功行大志如將軍者，且不佞其身，此則將軍所知矣。夫范增失意於鴻門，姜維殉身於蜀道，此非勇智之缺乏，則其所遇者非人也。將軍棄就之故，則以恃才智而昧時機，遂至沈迷猖獗，而有今日耳。

國朝七葉相傳，號爲正統。深仁厚澤，禮士尊賢。如將軍者，大登廟堂之上，方過冀北而羣馬皆空，英雄世用，只求鷺白。將軍寧不知作退一步想耶？彼洪秀全以草莽之士，鋌而走險，窮蹙一隅，行將焉往？將軍窮而他徙，倘在不得志，甚非吾所敢言也。弟忝主軍戎，實尊征伐。將軍或失志迷途，或回開鬣岸，盡在今日，惟將軍圖之。

（附）李元度致翼王書

澆價平江水陸全軍李元度，謹寓書與右君遂開足下：

蓋聞神器不可冒假，大業不可力爭；昧順逆者受誅戮，識事務者爲俊傑。自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馮雲山與足下稱亂以來，計八九載矣；荼毒生靈，不下數百萬矣。順逆之理，始僥弗論；足下亦將失禍福成敗存亡之故，猛然省悟，運畫而熟計之乎？足下已成騎虎之勢，雖有悔悟之心，無由自達，此足下苦衷也。然有絕好機會，轉禍爲福，不特救生靈，保九族，兼可垂名竹帛，成正反之奇功，機不可失，時不再來，足下其亦知之否？

今日不以空勸足下，先將爾等所以取敗之由，與我聖朝超越前古萬萬無可抗拒之處，一一詳陳。如是上祖宗宥有靈，即願聽敕言勿忽。

從古草竊倡亂，如漢末黃巾，唐宋黃巢，元末徐壽輝張士誠陳友諒，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輩，皆稱主我國亂，天命已去，人心已離，乃故乘機起事，然且不旋踵而殄滅之。昔散何也？大道好生惡殺，凡為賊首，理必先亡。至世宗熙累洽之世，朝不失政，民不離心，故未有憑空變難，妄肆殺戮如竊等輩。以竊等之氣，視黃陳張李之有不逮也。又竊等洪武之亂，朕朕然得意乎？其謬一也。

自古布衣憑天誅，推戴高祖明太祖。後世之亂賊，皆欲妄擬二君。不知彼秦元運衰之際，奉天生之真主；而又有陳項張陳豎為之先驅，且皆五六殺即成帝業。爾等猶魯也，奉天生之真主，豈難端於聖明之朝，置爾等於所繫之郡縣，又有敢萌變，系勿絕滅，爾等之身，尚在爾中乎？其謬二也。

爾等僑居，每以東夏界之，毋論舜生東夷，文王西夷，古有明訓。且爾等所奉，乃漢夷末法教，不相矛盾乎？漢夷之俗，生女為重，生男反嫁人，舉國皆雜種，無一宗真血脈。爾等甘從其教，肯相奉為雜種乎？且天主教有兄弟而無父子君臣，以漢為妹，以母為大妹，敗壞倫常，真無人理，中國能行其道乎？爾等誘發之由，或因前次英夷背叛時，中國有給還洋銀之事，遂疑官軍不振，相率作逆。豈知

英夷志在貿易，原無鴉片之慮，朝廷以大度容之，迨後求進城即嚴拒之矣。去年在粵滋事，御盡殺而痛懲之，且燒蓋洋行十三家，勒賠國稅二十萬矣。冥夷鬼尚不能猖獗，假使兇獨能吠事耶？其謬三也。

治權兩備，閩餘成歲，始自曠皇舜帝，載在尚書。月望則圓，月晦則昃，昭然共覩。竊尋妄秋更令，敢望湖海，一概顛倒，是昭逆天道。所敢干支子好寅榮成開等字，斷駁突發，下乳汲法，迫造成山河等語，皆詞怪荒誕，從古未有，其謬四也。

孔子以隨，與天地無終極。今欲加藤之教，歷孔孟而掩其席，此乃古今未有之奇變。既為天地所不容，即為人心所不報，以此愚天下而新其耳目，黃巾等賊，作何結局乎？其謬五也。

先聖為萬世師，今者處處廟，亦皆有功德於民，載在祀典，尤聖帝明王所重。爾等皆一律毀滅，無識者反以神無顯報，疑爾等有自來也，不知天正厚其惡而降之罰耳。蠱惑之甚，為未極，鬼神亦有蒙垢之時，俟其力盡而弊之，將報忿遲，而禍愈酷。爾等如此猖狂，荼毒生靈，毀滅神像，不知紀極，富貴渺不可得，冤孽積不能解，爾等洪韋既伏天誅，且下能安枕而臥乎？其謬六也。

此皆彰明昭著，然猶以事或有之，請再以勢言之。天下十八省，合奉天十有九省，而又有蒙古四十八部，西藏回疆，皆隸我朝版圖。爾等所器，在江南惟江寧

一戰，在安徽惟家院一戰，在江西惟吉安撫州建昌二城外，即非獨等所有。此皆九年之首尾，僞示勦移萬國來同，豈不可謂？此真狹之萬不敵也。

自廣軍克揚州鎮江瓜州，而金陵之賊因；克襄州臨隨，而吉安之賊困。現在金陵安慶九江吉安，皆合長圍，社稷遂絕，如鳥之在籠，不能飛出。爾等所恃者堅守固守，我軍以長圍圍之，糧絕將亡，一守半載，勢必殄盡。試觀武漢鎮江及臨隨守城之賊，皆痛剿殆盡，入豈尚爾等守乎？此強弱之萬不敵也。

八湖等北犯之衆，渡黃河有十餘萬，虎視震盪不返。且聽軍以寒，臨武漢而不能取荆襄。踞揚州而能得淮徐，踞岳州而不能圍巴蜀，踞常德而不能窺貴雲。已破湘羅家，不能溯江而進，則廣之東吳，江而落，軍即三守亡，即人所救，已破邵武衆，不能乘勢親圍新之要郡，而為國丁救，人所救也。

自克金陵，即志得意滿，淫靡奢靡，兼以猜忌刻毒，揚逆謀殺洪逆，反為韋逆誅於洪家。廷計為揚逆復仇，而絕津地，洪逆竟探根之，復至，則起痛，伯湘魚肉。此種前變，因廷下迫思，常亦寒心，然非泥師所自旺也。既既既既，天必假手以正其罪也。爾等如此猜忌，為羽亦消信乎？現在裏脅之衆，愁怨日甚，思逃者十之七八。爾等下涉涉乎？此根本之洗撥也。

爾等起之初，以假仁假義惑天下，禁務務，禁務務，禁殺殺，入亦多期為所

爲，故毋道釋，迫附者有之，曠虛者有之，願先歸導者有之。此不澤而耳盜鈴，其錢必不能行也。不撈掠則衣食無所得，衣食無所得則一切皆無所得，天軍有甘受飢寒之賊乎？襄督者官儲額之徒，能保其無姦淫乎？既撈掠，復姦淫，能不殺戮乎？爾等知其如此，假取一二尤者殺之，以愚黔首，而仍陰滋其所爲，百姓皆已看破而恨之矣。從前百姓畏賊，數千人可以橫行鄉間，今則處處圍練，去人怨憤，一縣可得數十萬人，步步皆荆棘矣。爾等亦人也，非有玄頭六臂，可以嚇人。百姓親見爾等伎倆，而屢遭荼毒，財物被擄，房屋被燬，妻女被淫，童稚被掠，其權充饒官者，苦於誅求無厭，刑辱難堪，有不傷心切齒，羣起而攻之乎？是今日之民情，與前大不同也。

石 爾等在廣西時，所取已命，終不畏死。其時太平日久，官軍多未編戰陣，是以當之輒靡，遂肆然開天下無入。今則歷練既久，精銳遠前百倍矣。我湖南吳元稱義勇，披江浚鄂，恭會部堂麾下，水陸數百萬，身經數百戰，餉足固戰，餉不足亦戰，此乃國家恩德所爲，非可強而致也。卽如僕所部之平江營，五載以來，殺賊不下二萬，足下所深知也。足下前在廣西，精銳聚於一處，今散於數處，勢分則力薄，日久則氣衰，後來遠不如初，又且死傷過多，信天崇羅大光說，莫不灰心喪膽。各路官軍，又復蒸蒸日上，久疑不疲。是今日之軍情，又與前大不同也。

以事者彼，以勢若此，足下試平心察之，可有一語不確否？凡舉大事，在識時勢，足下若起專於漢唐元明之末造，或尙常冀；今值我聖明全盛之日，妄發此難，則萬非其時矣。且足下亦知聖朝超越前古者，固大有在乎？

自古得天下者，三代以下，漢明爲正。然淳長等僧，於前朝雖有君臣之議。國朝則龍興東土，與明爲敵國。迨明運告終，中原無主，吳三桂苦請入關定鼎，葬明帝以殊禮，褒忠節諸臣，唐虞以來，未有若斯之盛。得統之重，此其一。

我朝疆域，中國既大一統，又合以東三省，及內外蒙古西藏回疆，縱橫五萬餘里，跨漢楚越川陝，改土歸流之郡縣以百餘計。外此如俄羅斯琉球日本朝鮮安南呂宋諸國，莫不奉正朔，獻寶琛，遣子入侍，爲開關以來所未有。幅員之廣，此其

二。

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，高宗純皇帝臨御六十年，禪授之後，更三載而後升遐，享年之永，一軌可越五代而更過之。自殷中宗後，無能比者。享國之長，此其一。

自古官臣，至漢唐明而極。漢之十常侍，唐之門生天子，明之九千歲，及呂武諸后，外此不可以枚舉。我朝宮闈肅穆，內官不越六品，如錄封黜勅廷杖諸弊改，一掃而空之。家法之善，此其一。

康熙初，吳耿尙三逆作亂，天下幾失其半，聖祖不動聲色，以次削平。此外平張嘯爾，平青海，平大小金川，平斬鎮，平台灣，平西藏，平回疆，平川楚教匪，天戈所指，皆不勞而定。武功之盛，此其一。

前代人主多耽安樂，明時至二千餘歲不見大臣。我朝例聖相承，無日不視朝，文官知縣以上，武官守備以上，一一過目，輦轂之下，纖悉必聞，萬里而遙，威聲咫尺，所謂禮樂征伐，自天子出也。政法之隆，此其一。

康熙雍正乾隆，普免天下全租七次，分別蠲免者不勝數。今皇上聖聰淵穆，聖夷大難，雖用兵八載，而田不增賦，戶不抽丁，恩澤之入人至深且久，以故賊陷城池，城外卽非賊有，賊去立刻反正。被擄之處，輒卽完納，賊雖狂肆以威之，不能也。人心之固，此其一。

以如是深仁厚澤，而以悖逆失勞逾時之舉，執金鼓而抗戎行，是自取滅亡也。至死不悟，豈不哀哉！雖然，足下騎虎之勢，則亦有不能中止之苦。聞足下係貴平富戶，爲楊逆追脅，出於萬不得已。且性慈不好殺戮，去年十月內猶放出老釋二千餘人，卽此一端，必當轉禍爲福。僕思以不愷苦心，抉摘根由，願足下急急回頭。如果以鄙言爲是，祈卽速覆一信！

自下瑞籟已復，九江吉妾不靈靈魚窟獸。足下能得撥煙之悔，納士投誠，傳知

吉安，亦早投降，免遭屠戮。僕嘗會同官欽差暨督撫，立即奏聞，加足下二三品之官；足下得力將士，亦從升賞。倘有假意，雷殛天誅。僕平生忠信待人，斷不屑爲欺詐之辭。且足下獨不聞江南提督張副帥，卽當日之譚嘉祥乎？彼自廣西投誠，今已官至一品，名滿天下矣。又不聞福建世襲海澄公黃梧，靖海侯施琅，乃海寇鄒成功部將乎？譏時反正，公侯茅土二百餘年矣。孰得孰失，何去何從，足下自擇之耳。

爾旣以洪逆爲仇，此刻金陵受困，不日可破。若足下解散江西羽黨，復著精銳赴江南，共擒洪逆，上報聖朝，下洗夙憤，封侯直指顧問耳，倘仍徘徊歧路，卷戀窮城，卽據建亦可割據之區，江皖更無立足之地，將欲竄回西粵，而贛寧不可飛越，象之區爲國練羽黨亦紛紛解體，彼虜麾下之主，必有厭足下首以敢名者。言念及此，亟亟速陳。

交與天定大節，在爾時務。足下離家多年，一事無成，苟一失勢，卽四去耳。廣東兵力甚盛，後實爲湖廣所畏，且克卒柳思博各將。前有勁敵，後無歸路，吾見足下之勢可憂。崇禎帝親守長清項羽以拔山蓋世之雄，被漢軍圍逼，尙有烏江之刎。此誠可憐，夫豈欺也。爾爲足下再思，雖有殊善策，惟有獻城設願一著，立地見效，事亦和緩，爾族可建大功，足下亦能益發着整否耶。卽是下頗有善之資，而

拾值千載一時之會，是以推誠相告。謬云：「苦口是良藥。」惟足下裁奪，即賜回音是幸！次青李元度百拜。（李圭金陵兵事略。傳達開得此書後，遲之又久，乃以大幅紙書一「難」字復之云）

（二）原 報天王書

臣本淡泊，無志功名，徒以受陛下之知，不敢不效馳驅。溯舉義旗之初，我僑兄弟同胞，敵愾激昂如，叨天之福，攻取金陵，根據祖具。方期枕戈待旦，聞雞起舞，掃待盡之虜，奏統一之功；何意外侮未平，烏虜崛起，操戈執矛，自戕自殺，日尋不巳。喋血一家，臣實泣血椎心；不忍再見。雖蒙天王聖明，招雪冤抑，然從此元氣大傷，十年未可即復。且此黨彼羣，霧沓未已，門戶水火，意見益深。臣者再入是非之門，雞肋不足供人之刀俎也。

嗟乎！臣老母年已古稀，慘然孀醜；妻子無辜，並為鯨鯢。東望園門，心碎已久，尚復何顏生入哉？要之，臣雖西奔，仍為天朝戮力；苟得於川滇黔湘之間，揚大朝之座幟，而宣太平之威德，則身雖萬里，心猶咫尺。凡此區區，即所以報天王之德於無窮也。西陲待罪，無任主臣。（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）

（附）天王賜石遠開詔

朕無輔弼，惟子才德兼備，且忠誠出於天性，必能鞏固天朝，共享萬世無疆之

禍。今仇讎已誅，整理方亟，王其勿復介意，速還京就正秩席；朝夕啓沃，以成朕功。（許指嚴石達開日記）

三 檄文

(一) 布告天下檄

前都督第二。天將復漢將軍石，謹奉大漢千歲洪意，以大義布告天下。

蓋聞歸仁就義，千古有必順之人心；返本還源，百年無不回之國運。自昔皇漢不幸，胡虜紛張。本夜郎自大之心，東方入寇；竊天子乃文之號，南面稱尊。陽借靖亂之名，陰售并吞之計。而乃蠻夷大長，既竊帝號以自娛；種族相仇，復殺民生以示武。揚州十日，飛隼雨而漫天；嘉定三屠，腥風於遍地。兩王入粵，三將封藩。溝萬姓於屠整之中，屈貳臣於宮闕之下。若宋度戮歐於南浙，故瘞泥不封於西函。嗚呼！明祚從此亡矣，國民寧不哀乎？

邇其守成之世，籌其永保之方；牢籠漢人，錄之官爵，他視之輩，雍乾以還，入仕途而銳氣銷，願恩澤而仇心泯。羅於萬劫，經又百年。然試問張廣泗何以見誅？柴大紀何以被殺？非我族類，視爲仇讎，稍開嫌隙之端，卽召死亡之禍。若夫

獄與文字，以嚴刑慘殺儒林；法重捐抽，藉虛銜網羅而賈。關稅營私以奉上；漕糧變本以欺民。斯為甚矣，尙忍言哉？

洪公奉漢威靈，憫民水火，貽狼梟之滿地。作牛馬於他人，萌是趨起豈辜。橫奪糕。早臥薪以嘗膽，爰破釜以洗舟。忍令上國衣冠，淪於夷狄；相率中原豪傑，逼我河山，自起義金田，樹威桂郡，山岳為之動搖，風雲為之不寧。英雄電逝，若晨風之拂北林；士庶星歸，甚涓流之赴東海。固知雨露無私，不生異類，自令天人合應，共拯同胞。

今廣西已定，士氣力揚，軍兵則鐵騎千羣，將校則旌旗五色。特養長驅，分征不順，中臨而長江可斷，北望而幽雲自捲。凡爾官軍，爰及軍民，受天命者為奇人，常思歸漢，識時游者為俊傑，胡可違天！所有歸順之良民，卽是軒轅之肖子。如其死命助胡，甘心拒漢，天兵一到，玉石俱焚。本夫將號令嚴明，賞罰不苟，若成擾亂商場，破壞法紀，輕置鞭管之典，重貽斧鉞之誅。各自深思，毋貽後悔，如律令！

(二) 招集賢才檄

為招集賢才，與漢滅滿，以伸大義專。照得胡虜腥膻豈容長污漢家之士，人民敵愾，可勿盪洗夷塵之差。概自朱家之太綱不振，白山之小醜無良。三桂求援。以

揖外盜；匹旗乘變，激大申邦。遂爾竊據我土地，毀亂我冠裳，改易我制服，敗壞我倫常。削髮雍髻，汚雅奏舞禹湯之貌；賣官鬻爵，屈我伊周孔孟之徒。遍堂堂大國之英雄豪傑，俯首而拜夷人為君；合赫赫中原子女帛玉，輿顏而惟胡虜是貢。為恥也甚，流禍無窮。有人氣者，理應切齒；懷公憤者，益當痛心。

爾茲華我真主，代天降暴，驅逐我族，謀殺我民。求賢若渴，得士如鯁。思凡多才多藝之偉，乃交乃武之侶，誰不吝借為賢，從去理髮毀鬚才。倘使兵卒盡動，狗權難守，豈談人江南勝有玉氣，浙東豈無名賢？我國適當戍卒之年，光復浙省，爾庶士夙抱未伸之志，曷出茂庶，為此特行曉諭，仰爾士民，一體共知。

拱手事夷，莫不恥也；甘心蓄漢，於寧安乎？文天祥決死降虜，精武穆誓必救金，爾書瑣漢，後魏當興。從此龍起南陽，共挽紅羊之劫；定教鹿逐北虜，野散赤狗逐羣。殺我士子，種彼旗丁。胡妖既洗，夫蘭漸；義師再搗，夫幽燕。又況爾省素稱勝地，代產名流；三江敏秀，八川佑靈。我愧無能，未與雕龍於八斗；人當有待，盡慶司馬之三升。請抒宏願，發救蒼生。

天下事苟可有為，爾中人又何難焉？若復甘心自棄，藁尼不萌，試思臣事胡種，何以對現漢人？倘其恢復舊業，大丈夫共快鼎革之心；勉建新猷，小將軍敢殲成豐之首。吳越王尚有生氣，錢塘江滌盡胡塵。業勳壯山河之色，豈不休哉！姓名

爭史冊之非，何其盛也。特此佈告，咸使聞知。續纂高太平天國野史。原注：太平北在時，漸漸紅也。

四 訓諭

(一) 訓諭曾天養

曾天養命本天國電賊左軍，匪將羅到存，後訓諭，初官不取，藉構會友，蓋弟知悉。緣於六月，兵至四日，接聞弟等其回，乘款與兒，固備悉。弟惟稟稱妖魔，十來作怪，難以取勝。其部皆州城池難守等情。兄已將此情，由部奏東王殿下，俟奉到諭旨，再行諭知。

弟等在外，俱要專事舉，加意提防。姪若州城池，其分難守，弟等可即退。赴下游，即堅鑿鑿，靜候東王諭諭遵行。毋得曠誤。大員統候天父大開天感。六期權。弟在那妖魔一面飛，弟難逃我天父派兄，毋段過也。

弟等，除前使有別意也。為此特行訓諭，以諭到部，官稟遵毋違。人論論，其對其，其法。

令安生業靜

真天命太平天國電報去軍主將翼王石，為訓諭各縣良民，各安生業，勿受妖惑驚慌遷徙事。照得天父天兄大開恩，親命真主天王，宰治天下；又命東王及北王，輔佐朝綱，事業已建都天京。現下四海歸心，萬邦向化。今特命本主將前來安徵，撫恤黎庶，接救生靈。你等良民，生逢其時，何其大幸！

石達開全奏
「茲因四海尚有游緝，殘妖未盡誅滅，業經特派大員，統兵四出搜捕妖魔。誠恐你等惑於謠言，擅自遷徙，縱有�點殘存，實大該壞。你等即遵本主，將前次頒行訓諭，一體嚴拿，解至安徵，自有重賞。為此特行訓諭你等良民，須要敬天識主，切勿驚再爭計，那勝曾有天父看顧，似此舉動，豈聽浮言，須知一經遷徙，拋棄祖業，或要受命，或與害，付賤當同，莫如安徵，天願橫能，將四海殘妖誅盡，自享永福於無窮也。你等發覺，速速來歸，實相玉將訓諭，應聽老意，切勿切切，毋違訓諭。年月日。」
上)

(三) 楊福廣職憑

真天命太平天國聖神電通軍主將翼王石，為頒給職憑事：照得勳績大彰，傑士之名，匪存朽，潔洗播被，天朝之恩，播無窮。緣予秉鉞征誅，凡汝抱才文武，立志頂天，難脫為國，確能在所按辦，投職，有勁者，在斯論續，續續。

茲爾楊福廣一名，合行封賞。恩丞相職銜，以示天恩主恩之厚，用昭德懋功懋之榮。爰給職憑，昇付收執。尙期益奮心志，不展才猶，建殊勳超平麟閣，取顯爵列乎鸞班，則予於汝有厚望焉。是爲執照。右仰恩丞相楊福廣官收執。太平天國年月日。（掌故叢編第一輯）